



●华夏地名丛谭

京都地名变古今

谭汝为

早在汉初,高祖刘邦就看中了“关中”地区的军事价值,“秦地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”,决定在此定都,兴建长安城。经过200年,长安成了坐拥2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。到了东汉,“关东”地区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,汉光武帝刘秀决定在洛阳定都。于是汉人就用“东都”或“东京”指代洛阳,用“西京”或“西都”指代长安。东汉王朝坐拥以洛阳、长安两都一线为中心的“中原-关中”地区,皇权通过条条大道无远弗届地深入整个疆域。

陪都制是在首都之外,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,早在西周就开始实行。汉代确立的“两京”制,标志着陪都制度趋于成熟。此后,北周、隋、唐、北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都实行过陪都制。但长久以来,“东京(都)”“西京(都)”“南京(都)”“北京(都)”“中京(都)”并不是某个城市的专名。随着朝代更替,政策变迁、领土损益、首都和陪都之间位置的变化,“某京”或“某都”在不同的时期可指代不同的城市。

唐随隋制,定都长安。至公元657年,高宗建立东都洛阳,与西都长安合称“两都”。玄宗时实行三都制,以太原为北都。到肃宗朝确立以长安为中京、凤翔为西京、洛阳为东京、太原为北京、成都为南京的“五京”制度。

北宋确立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,西京河南府(今河南洛阳)、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、北京大名府(今河北大名)为陪都的格局。到了明代,朱棣迁都后,形成以北京顺天府(今北京市)和南京应天府(今南京市)为格局的南北两京制。明亡后,清廷以顺天府为京师,以赫图阿拉为兴京、以奉天府为盛京,应天府不再是陪都。

民国年间,南京、北京两市相继设立,前者从江宁县划出,后者从大兴县和宛平县划出,于是在历史上本无定指的“南京”和“北京”就成了法律上的专名。尽管北京因为政权变更,名称在“北平”和“北京”之间来回变更,但“北京”这一名称却从未指向其他城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因袭历史惯称,继续使用“北京”和“南京”作为法定地名。而那些并未获得法律地位的历史地名,在民间仍然使用,如西安有西京饭店、沈阳有盛京银行、开封有东京大道、重庆有陪都药业……“白头宫女在,

闲坐说玄宗”,那些业已废弃的古都地名,似乎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城市昔日的繁华。



作家的自信

安武林

者角度来评价,不无道理。我的另一句话是:“我的书再好,你不读,它对你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
普里什文所有的书,只要是国内出版的,我差不多都读过了。但唯独没有读过《太阳的宝库》,记不清最后是从网上还是旧书摊上搞到了。这本书很薄,薄得让我有点好笑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十页八页,几十页,就能出一本书。而现在,是万万不能了。读者和出版社都疯了,似乎出的书越厚,便越有分量。

我非常想知道,普里什文为何会对这一本书情有独钟?我一遍一遍阅读,一次一次思考。我个人认为,普里什文是个诚实的作家,换句话说,就是老实的作家。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和短板。他的所有作品,几乎都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真实记录。他所到之处,不少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寂寞、孤独、忍饥挨饿、危险,少不了得时时刻刻陪伴他。更重要的,亦即从文学的角度考察,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没有故事的,故事性更无从谈起。他说过,如果我能选择,我一定像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样。没错,就是《金蔷薇》的作者,也写过众多优秀的小说,他写大自然文学,是对普里什文的继承。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,即便是散文,也少不了两样东西:一是故事。二是趣味。大约读过《金蔷薇》的读者,都能鲜明地意识到这一点。而这,正是普里什文的短板。顺便一提,普里什文非常喜欢打猎,他对打猎行为的本身,也做出过几句很实在的解释。

《太阳的宝库》,有人



秋日养息好过冬 素心

昨天和一位老北京人聊天,他说过去管火柴叫“取灯儿”。过后一想,何止是北京人,我小的时候也常从老人那里听说“取灯儿”,指的便是洋火(火柴),大概这是华北地区的地方俗语吧。

《辞源》所记的“取灯儿”:在竹片或松木片上涂硫黄,用来点火,也叫“发烛”。明代杂剧《李云卿得悟升真》二:“取黄线香一根,去东华门外边一个铜钱买一把取灯儿点着线香,以取灯儿烧之,其火自明。”

作家林海音的《北平漫笔·换取灯儿的》记述了老北京商贩用火柴等小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烂纸、破布、旧鞋等废品,他们走街串巷吆喝:“有破烂换取灯儿来哎!”在天津,“喝破烂儿的”这么吆喝:“有破烂儿的卖!”

明代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卷一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中也有“取灯儿”的记载:“婆子道:‘忘带个取灯儿去了。’”那时的“取灯儿”指的是蜡烛等照明物。西方国家后来将火柴进贡给道光皇帝后,洋火逐渐在民间使用,于是火柴又叫“洋取灯儿”。邓友梅在《寻访“画儿韩”》中说:“北平临解放时百业萧条,他(画儿韩)败落到打小鼓换洋取灯儿的份上了。”

取灯儿
韩铁铮

微书评

商皓

●周梅森著《天凉好个秋》

小说以汉州这座虚构却极具真实质感的工业城市为舞台,采用多声部叙事结构,通过作家齐水长、钢铁大王刘中强、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、餐饮大

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视角轮转,立体呈现了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起伏。

●李欧梵著《我的二十世纪:李欧梵回忆录》

哪怕年过八旬,李欧梵仍然会将《我的二十世纪》称为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。他回望业已远去的二十世纪,就像是在回忆他的青葱岁月:在战争中度过童年,而后举家辗转南迁;在异乡苦读深造,进而铸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。

●夏可君著《王羲之的“药”》

作为国内首部以“药帖”为核心的王羲之研究力作,本书聚焦长期被忽视的药帖作品,收录王羲之写给亲友的病痛信札、服药手记、问候问疾等日常笔墨,还原其以书写对抗病痛、直面死亡的真实心境。

●橘子宸著《无法沟通的我们》

母亲李莲珍在查出绝经的当天去拍了艺术照,随即在一场可疑的车祸中离去。随着母亲死因调查的深入,一个更大的秘密浮出水面——李莲珍生前曾试图抵押房产贷款两百万,而这笔钱的去向,指向了家中每一个人。